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报

學叢

创刊号



XUECONG

Volume I

**JOURNAL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9

发刊词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为推动系中同仁的学术研究，并促进各国同道的学术交流，自一九八二年开始，就逐步推行了一项出版计划；在过去七年来，先后印行单篇学术论文八十一种、《学术论文集刊》两集、学术论著两部。创刊一种国际性的学报，是出版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由于经费和稿源两个基本的问题，必须先行解决，而且还必须作长期性的安排，因而需要充分时间慎重考虑、周密策划，以致这个目标，一直迟至今年才能实现。

本系学报定名《学丛》，标示了它的性质与宗旨：它是一种纯学术性刊物，旨在推动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但它所刊登的文稿，仅以研究人文科学中的华族文化为限，范围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以及翻译的理论与技巧等等。至于研究对象，地域不拘西东，时代不拘今古。

在上述范围内，《学丛》以兼容并包为编辑方针，赞同学术理论上的争鸣、齐放。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稿，不论见仁见智，均将予以发表。可是所有文稿，文责概由作者自负；作者所持观点，既不代表本系，也不代表编者。

由于弘扬华族文化，本系同仁责无旁贷，即使在世界各地出版的同类学报，为数甚夥，《学丛》只不过是学术丛林中的

一株幼苗而已，我们仍将以屈原所说的“深固难徙，更一志兮”的信念，为这项神圣的文化工作，竭尽心力，并恳切盼望国内和海外的同道先进，也本着爱护华族文化的热忱，多惠佳作，协力耕耘，共同浇灌，使这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在不久的将来，茁壮成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

林徐典

Inaugural Issue Message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itiated a Publication Scheme in 1982 in order to promote research activities among its staff members and to foster academic interaction with scholars in the same disciplin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ince then, 81 occasional papers, 2 volumes of *Collected Papers on Chinese Studies* and 2 scholarly books have been published. It has always been the intention of the Department to publis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as part of its Publication Scheme. However, as financial support has to be sought and contributions of articles have to be solicited, much time has been taken to translate the idea into reality. After long deliberation and careful planning, the journal is now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title of the journal, *XUECONG*, reflects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publication: it is strictly an academic journal, aiming at the promotion of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fostering of academic interaction.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will, however, be devoted only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in all periods and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under such rubrics as language, literature, history, philosophy and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of translation etc.

Within the scope as mentioned above, *XUECONG* will adopt a liberal and compatible editorial policy, so that different views will be able to find their places in the pages of the journal. In other words, the journal will open its door to all schools of thought, so long as there are sufficient and convincing grounds for the views expressed. But the views expressed are exclusively those of the authors; they do not in any way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Department, nor those of the editor.

Though there is no lack of journals designed with similar objectives published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XUECONG* is just a young bud in the forest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it is nevertheless felt that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is the intrinsic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aff members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With this in mind, we shall do our utmost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noble cause of cultural pursuit in the spirit of the words of the great Chinese poet Qu Yuan, "Deep-rooted, firm and hard to shift: showing in this his singleness of purpose." We earnestly hope that scholars in the same discipline throughout the world will nurture hand in hand with us this young bud to its maturity by contributing articles to the journal.

Lim Chee Then
Professor & Head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谢 词

本期文稿，蒙下列各专家拨冗审阅，不胜感纫：

（依姓氏笔画序排列，恕不称呼）：

方汉奇	中国人民大学
冯其庸	中国艺术研究院
陈荣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陈启云	美国加州大学
吴元黎	美国史丹福大学
周策纵	美国维斯康辛大学
罗锦堂	美国夏威夷大学
罗宗强	中国南开大学
郑良伟	美国夏威夷大学
柳存仁	澳洲国立大学
饶宗颐	香港中文大学
赵令扬	香港大学
戴琚璋	台湾国立师范大学

本系出版计划，多年来承校方与李氏基金会支持，并此深致谢忱。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Acknowledgement

We wish to thank the following experts for assessing the manuscripts of this issue of *XUECONG*.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surnames)

Prof Chan Chi-yu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SA
Prof Chan Wing-tsit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Prof Cheng Liang-wei	University of Hawaii, USA
Prof Chiu Ling-ye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Prof Chow Tse-tsun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USA
Prof Dai Lian-zh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Prof Fang Han-qi	People's University, China
Prof Feng Qi-y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cademy of Arts, China
Prof Jao Tsung-i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Prof Liu T'sun-ya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Prof Lo Ching-t'ang	University of Hawaii, USA
Prof Luo Zong-qiang	Nankai University, China
Prof Wu Yuan-li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We are also grateful to the University and the Lee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of the Publication Scheme of the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报

學 叢

目 次

创刊号

1989 年 12 月

发刊词 林徐典 (xi)

中文论文

跋左子兴公书简两通 柳存仁 (1)

《石头记》还是《红楼梦》? ——主题试探···周策纵 (17)

《诗经》“国风”中的恋爱婚姻主题 林徐典 (31)

论孔子的宗教精神 龚道运 (59)

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民主意识 苏新鍈 (71)

山水与文学 杨松年 (101)

论李觏的富民思想 陈荣照 (125)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史事探源 皮述民 (141)

陶渊明的儒家情结 王国璦 (169)

谈狐——《聊斋志异》劄记 辜美高 (197)

中国报刊社论的产生与沿革 王慷鼎 (213)

英文论文

司空图表现说诗论研究 王润华 (237)

北宋哲宗元祐二年以前市舶条例

对泉州海外贸易的影响 苏基朗 (255)

明初史书中的蒙古元朝 李焯然 (267)

“限定子句”的概念是否存在于中文? 林万菁 (293)

XUECONG

Journal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ONTENTS

Volume I

December 1989

Inaugural Issue Message, Lim Chee Then xiii

Articles in Chinese

Two Letters from Mr Zuo Bing-long, Liu Ts'un-yan 1

The Story of the Stone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In Quest of the Theme, Chow Tse-tung 17

The Themes of Love and Matrimony in the *Book of Odes*,

Lim Chee Then 31

The Religious Spirit of Confucius, Keong Tow Yung 59

Democratic Concept in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Shu Sinn Whor 71

On Landscape and Literary Writings, Yeo Song Nian 101

Li Kou's Benevolent Concept of Enriching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 Tan Eng Chaw 125

An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Sources for "Qin Keqing's Death

after Lasciviousness at Tianxiang Pavilion", Pi Shu-ming 141

The Confucian Complex in Tao Qian, Wang Kuo Ying 169

Foxfairies in the *Liaozhai Zhiyi* — a Folkloristic Approach,

Kow Mei Kao 197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ditorial Column in the Chinese

Press, Wong Hong Teng 213

Articles in English

Sikong Tu's Expressive Theory of Poetry, Wong Yoon Wah 237

Song Maritime Regulations and Its Effect on the Maritime Trade

in Quanzhou before the Year 1087 So Kee Long 255

Early Ming Historiography on the Mongol Yuan Dynasty,

Lee Cheuk Yin 267

Is There a Concept of Finite Clause in Mandarin Chinese? ,

Lim Buan Chay 293

跋左子兴公书简两通

柳存仁 *

—

我忘记是那一年了，可能还在（一九六二年以前）我住在香港的时候，看到新加坡用的小学课本，有一课题目是《左子兴》。这样的课本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用，不过当时我看到很有些感动。这位左子兴，在书里的地位不仅成为名人，很象什么名人故事里的“文天祥”、“史可法”那样，虽然他在清末不过是做过曾纪泽的翻译官，做过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头等参赞，和驻新加坡的首任领事、后又任总领事罢了。新加坡国人这样地爱戴他，纪念他，我想他的后人和亲属们，是会知道感谢的。连带的一种感想就是，一个人不论在什么时、地，真正地肯为大众服务的人，社会上对他是有一种客观的公平的准衡和看法的。

左子兴公就是左秉隆（1850-1924），清末驻防广州的汉军正黄旗人。他就是我的父亲的舅舅。他死在广州的那一年，我才只七、八岁，又生在北京，离开广州很远，所以我不曾见过他。但是“舅太爷”（这是我应该这样称呼他的）这个名称，从小到大，在我们家里自是耳熟能详。民国十七年（1928）

*澳洲国立大学中文荣誉教授，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

我随先父母第一次回到广州，就曾到净慧街（其实早已叫净慧路了，这是俗称）四十八号他的寓庐去，还跟他仅存的一位黎氏姨太太磕过头，这是那时候晚辈初次见长辈时的礼俗。这位三太，是他在新加坡娶的。在他们那个花木扶疏，半旧式半洋式的两层楼的风子里，我第一次看到些跟北京的许多客厅里不同的陈设，地氈就是罕用的东西。那里墙上有舅太爷的一幅肃穆的油画，身上佩着外国送的宝星。（就是勋章，当时是这样说法。）那时候我也不过才是旧历的算法十二岁罢了。就算一知半解地念过了一些《论语》、《孟子》之类，当然也还是不懂事。对于近代史的希望了解，更是很后很后的事了。不过左秉隆这个名字，是不会忘记的。

子兴公的正夫人刘氏，是光绪十二年（1886）在新加坡去世的，她没有生过儿女。在新加坡，子兴公娶过两位妾，陈氏和黎氏都各有子女，其详见黄荫普兄所写的“记事”一篇短文，收在1959年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影印的左秉隆著《勤勉堂诗钞》里，这书的原稿本是荫普兄所藏，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广州旧书摊上搜求得到的。上文所说的黎氏三太，她的排行我们可以解释做她是子兴公的第三位女性配偶就是了，并不是说她是第三位姨太太。荫普兄字雨亭（1900-1986），也是汉军正黄旗人，入民国后报了广州番禺籍。他是我姑母唯一的儿子，而且是遗腹子，父亲在庚子拳乱的那一年，在广州得病死的。他在民国四年（1915）考入北京的清华学校，开始念中等科一年级（等于初中一），和梅贻宝、时昭瀛、朱世明这些人恰巧同班（参看房兆楹编《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民国十二年他们这一班在清华读完了八年毕业，渡美留学，进的就是大学第三年。荫普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是经济，返国后有好几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其后在商务印书馆和银行都做过事，退休以前在香港帮忙过集古斋的事务。

他自己好聚书，收藏广东先贤的著作很多，颇长于目录之学，所以晚年曾印过《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1978）。他和新加坡的陈育崧先生认识，由陈先生斡旋，1958年他就把《勤勉堂诗钞》的原稿交给南洋历史研究会出版。对左子兴公和研究新加坡的历史文献来说，陈先生和荫普兄两位可以说是大功臣。《勤勉堂诗钞》是一部裒集成编的著作，稿子出版时虽然未必象原作者心目中理想的那样完整，但是我们后人也可以说，作者所希望的大体规模也尽于是了，而且它还是一字不苟，用原稿影印的。子兴公的娟秀的书法，结构很象明代的俞仲蔚（允文），清逸犹在陈眉公之上。我们就是看了影印本，读了他描绘的景物情状，也觉得心旷神怡。

二

象《勤勉堂诗钞》那样的原稿，可遇而不可求，我当然很羡慕荫普兄这位藏主。荫普又曾搜集清代到民国的不少人的书翰，刊有《清代名人翰墨》三册，是读史的人和鉴赏家所宝贵的。他刊的《近代名人翰墨》里面收有左子兴写给黄宣庭的一封信，末署“十月廿七日”，这个十月廿七日照信中的记述，参看子兴公的简单年谱（也收在《勤勉堂诗钞》里）和他家有关时事的记载（澳大利亚格里斐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友人Colin MacKerras教授主编的《中国年表》（*Modern China: A Chronology from 1842 to the Present*, Thames & Hudson, 1982）对检查这些问题就很有用），准定是光绪三十年（1904）不会错误。黄宣庭就是黄诰，他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的二甲第五名进士，这时候他正以候补道的资格被派去厦门处理一件教案，信上也稍提到一点。宣庭是荫普兄的一位伯父（大家庭的繁复关系恕我不多赘

了），同时也是先母的一位堂兄，因为我的姑母是嫁到黄家，先父也娶的是黄家的人，不过不是同一房的罢了。宣庭舅后来做过驻义大利的钦使，荫普保存的这一封子兴公给他的通候的信，对研究子兴公那一年在北京的活动，也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的。（下面我仍会提及它。）

我这里发表的另外两封子兴公的信，一封署辛酉（民国十年，1921），一封署癸亥（民国十二年，1923），都是寄给我父亲小川公（名宗幹，后因考试关系改名宗权，1881—1955）的，收信地址“北京干面胡同七十三号”，就是我有时候称做和风堂的旧址，是每月纳租二十圆租赁的小三合房屋，房主是姓王的山东商人。这座房子我近年返中国旅行也还到过，屋尚未圯，但是已很破旧，本来就很小的庭院现在似乎又搭盖了间屋子，门牌也改了，是靠了隔壁一条小胡同的位置才得认识。六十多年的沧桑自然会是这样。那时候我父亲在北京税务处办事。这信自然也是私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史料可循，它们的学术价值是不高的。不过，我们都知道子兴公虽然不是遗老，清末光复上海的时候尽过大力李钟珏先生（1853—1927）还是他的挚友，为了他，光绪十二年（1886）李先生特地到新加坡来访问，后来李先生撰了著名的《新嘉坡风土记》（收在江标刻的《灵鹫阁丛书》里，后来也收入《丛书集成》，参看朱杰勤《〈新嘉坡风土记〉的作者李钟珏》一文，收《亚洲文化》第五期，新加坡，1984），但是入民国后，子兴公就不曾做过什么官。这不是“愚忠”，不过和许多同辈的人那样，他大抵对于民国初年南北的政治很感失望，这是就连在这种私人通信里都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两封信，也多少可以说明一下这位可能也是一位“老新党”的拂乱的心情。

第一封信的原文如下：

小川贤甥青览：叠接来函，经（按，此字因年久纸损，已模糊）阅悉。赈饥首在得人，三部知汝可靠，派充会员，谅能保全民誉，为饥民效一臂助之力也。置婢暂供役使，不宜遽收为妾。须察其性情和顺，素无弱疾，又与妻室商妥，方可举行，勿贻后悔也。小儿淘气不妨。身不强壮，须于饮食上格外加意，戒断一切杂食，食勿过热过寒，亦勿过多过少，总以和平中节为要。小儿纯阳，瘦人多火，常服肥儿糕、六味丸，可无虞也。汝之所谓三错，言过激矣。乱亦进者，不能为伯夷之清，当为惠之和也。世界本一假局，惟有此理是真。父母之于子女，情至真者，理也。他人则渐疏，渐假者，亦理也。始皇复生，能暂平天下，不能使天下久平也。复辟能暂统一天下，不能使天下久归统一也。必也有汤、武出，扫除群丑，大施仁政，其庶几乎！汝谓叔武佯狂避世，不胜欣慕。予在坡时，亦尝有句云：“梦入故园闻犬吠（借用犬子），羨渠颠却不知愁，”彼此意皆暗合。凡办公事须求一上和下睦之道，不可偏向一边。既知赋性急躁，便要变化气质，方为真实本领。用度太大，总因应酬太繁，入多出多，势所必然。欲求节俭之法，但减所可减之应酬，而于其不可减者，亦须从俭不从丰，斯得之矣。太白诗云“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辉”，“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明月”，此真阅历有得之言也。汝恨随波逐流，不能守道，可将太白此诗，书为座右之铭，而一日三复之也。真小人浅而易见，故易防；伪君子深而难测，故难防。防之道，只要不得罪他，不过信他，如斯而已矣。余尝恐汝得神经病，汝亦自谓恐得神经病，惟愿汝及予言不验，则汝父母慰于泉下，而吾与汝姊，亦慰于人间矣。凡得神经病者，总由志愿过大，而不能偿，此其病根也。孔、孟亦志大而不能偿，何以不得神经病也，以知命也。不许偿吾志，则安之若素，何病之有？君子不与命相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凡得神经病者，皆不知命而与命相争，争之不得，则病生矣。汝以为然否？吾

老矣，外瞻内顾，无一好气象，故懒于作书。今见汝书不似前之简淡，故聊复言之。吴梅村诗云“惯迟作答爱书来”，甚欲汝时寄书，详述一切也。此候近佳。

七舅子兴字寄
辛酉二月廿二日

“老新党”的心情不会是“革命党”的心情。民国缔造，当然是由于革命家的奋斗和民意之所趋，但是北方袁世凯的弄权一手遮掩了天下，也尽了很大的活动。民国五年袁氏帝制失败羞愤死后，次年七月张勋等人的复辟，时间甚暂，很象是一场闹剧，但是曾在清末服官的人，每个人的想法当然跟我们后人又不一样。复辟派中人象康有为，可以不用说了，但是康氏一生的历史对近代史和思想界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是不容否认的，晚年的碰壁，书空咄咄，使他就更加要抱残守阙了。赞助复辟的沈曾植（子培，1850 - 1922），实在是十九世纪末的一位大学问家，王国维曾向他请教古音韵的学问，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 - 1945）也跟他问契丹、蒙古、畏兀儿的文字和摩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我们但看近年出版他的遗著《海日楼札丛》，就知道他对各种学问的精审了。他的参加复辟，大约只可以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一种心情，这里子兴公在信里发的议论，实在他也知道“外瞻内顾，无一好气象”。旷地悠悠的岁月，那来汤、武呢？（汤、武在历史上到底有何作为，那自然是另一个重要的，聚讼的问题。）

关于我父亲纳妾的问题，这是当时的风气使然，子兴公自己也有两位如夫人，有些话也只能夫子自道。先母三十多岁才生我，是个不足月的七个月落地的孩子，所以纳妾以广嗣续，从传统的观念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如果把《大学》这句话的“修身”二字，换做“广

嗣”，倒也恰当。旧礼教的多方束缚，对女性都是不利的，在这种地方，我母亲这时候的抑郁之怀，是连做小孩子的我都可以亲切了解和同情的。但是我父亲这类的运气似乎并不很好。我的第一位庶母景氏，是满洲旗人，嫁到我家后不久就下堂求去了。这时候我顶多五、六岁，现在也说不清楚这事的背景和原因。另一位庶母刘凤仙，大约是杭州人，先父在民国十二、三年到上海参加修改税则会议的时候娶的。这位庶母人很聪明，身体比较脆弱，到北京后顶多两年就在夏天染了时症死了。这以后我父亲就不曾再尝试什么。辜鸿铭先生谈到中国人的纳妾比西方人的露水姻缘要来得负责任些，这话虽是笑谭，其中也有很高的智慧。他曾引过罗斯金(Ruskin)的名言说，“The honour of a true soldier is verily not to be able to slay, but to be willing and ready at all times to be slain.”（一个真正的军人的光荣，我老老实实在地说，不是在他能够杀人，而是在他不论什么时候都情愿而且准备被杀。”先父已经“被杀”过两次，他没有尝试第三回。

这信上说的“叔武佯狂避世”几十年后的我看了有些不懂。历史上最著名的叔武，该是春秋时代卫国的叔武蓄意让国而被人误会认为他有野心，因而被杀的故事。《公羊》鲁僖公二十八年《传》说：“〔晋〕文公逐卫侯而立叔武。叔武辞立而他人立，则恐卫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后为践土之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叔武的即位做短期的卫君是衡量轻重，一种从权的办法，他也怀有他个人的抱负。后来卫侯回来了，并不卖他这一场好意的账。《左传》说“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他就是这样白白地牺牲了！先父的通信里为什么要提到叔武，我不知道，但是叔武似乎不曾有“佯

狂避世”的行为，“捉发”当然也不是“披发”。《后汉书·独行传》有几位佯狂的人，名字也不对。历史上旁的人以叔武为字者，如孙桓（《三国志》卷五十一），郭彰，王彪之（分见《晋书》卷四十及七十六），都不曾有“佯狂避世”的行径。只有《汉书·韦贤传》里叙述的韦玄成，他的字是少翁，为了要让爵给哥哥，曾经“阳为病狂，卧便利，妄笑语昏乱”，也许信上把这两桩事混在一起了。（如果不然，就是我们这一辈人实在“腹俭”，文字的常识，不及前人多多。）“神经病”，在今天就需要 psychiatric 和医药方面的治疗，先父的思想似乎还不曾是这样，但是一种愤世疾俗的心情，却是常常有的。他在北京服官的时候，常常身边带着一篇写好了的呈文，开首的句子就是“呈为呈请事”，下边总是说他“旧疾复发，亟需休养，拟请开去本兼各职，以便治疗”这一类的套语，时常准备需要时就摸出来应用。这种缮就的辞呈我小时看见过不止一次，心灵上就暗暗地添上一层黯影。父亲“攒纱帽”，留下母亲和我母子，要怎么办呢？严格地说，父亲是一位作事极具责任心的人，而且十分守法，一笔不苟，所以在北京旧官场的应酬敷衍的事情他常感到极不合；但是职位很小，只好看着干生气罢了。他喜欢买旧书，琉璃厂的什么书庄、书局送来了他买的大部木板书籍，家里的仆妇往往要向书估索取“底子钱”（commission），他一定按住不许要。民国十四、五年在北京开关税会议，向各国争取修改进口税则，与会的人都发了一枚金光灿烂的证章，还有一块木牌，是准备钉在洋车的扶手处，凭了它车子可以直跑到中南海里面去出风头。父亲一定不许拉车的小张用那块牌子。我想，他这样做，大概是反对特权。